

从《呼兰河传》看萧红性格特点及其人生悲剧

王澄霞

内容提要：萧红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部分历来为人称道，近年来以《祖父的园子》为题入选数家出版社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祖父的园子》潜藏着解读萧红一生悲剧的“达芬奇密码”——萧红至死怀念童年时代在祖父园子里的那种为所欲为、绝对自由的生活状态，其实是她借助描写童年生活所创造的一种人生梦境，清晰地折射出萧红任性偏执的性格特点。童年梦幻影响萧红一生，再一次印证了“性格即命运”的文学名言。

关键词：萧红 《呼兰河传》 迷失 童年梦幻

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14.12.016

—

萧红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一个儿童的独特视角表现了其家乡东北呼兰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以及中国底层百姓的苦难与愚昧。在近年来的“萧红热”风气中，这部小说就被数家出版社以节选的方式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标题为《祖父的园子》^①。编者认为，文章写的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慈爱的祖父身边，在家中屋后园子里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情景，描绘出一幅幅旺盛灿烂的生命图景，显得生机勃勃，情趣盎然，表达了作者对人性（纯真的童心）和大自然的赞美。

小说中儿时的记忆与成年后的想象相交汇，重叠成一幅美丽的影像。语言清新，笔触所至，充满孩子气且皆有灵气。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规划项目（13ZWD020）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的阶段性成果。

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踢飞了。^②

萧红20岁起就漂泊流浪，生活极不安宁，情绪波澜起伏，国难之际亡命香港，一再遭受感情挫折，病魔缠身，已近中年的她十分怀念自己的童年和故乡。萧红曾说过，“我要回到家乡去。”^③她回忆起那曾经一度属于她和慈祥的老祖父两个人的美丽的后园，回忆起自己的娇憨和老祖父的疼爱，这些都给了千里之外孤身独处的萧红无比的温暖和安慰。

但是，编者这样的解读不够完整深入，没有能够读出萧红在对这一段童年生活的描写中传达出的独特情感和愿望，没有能够据以剖析萧红的性格特点，进而发掘萧红人生悲剧的内在根源。请看文中另一段文字，最突出的是那十一个“就”字所描绘的景象：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④

细细品读就可发现，萧红向往的生活是那种无拘无束、为所欲为的生活。这段文字是全文的点睛之笔，回过头来看看前面所写的小女孩在园子中的种菜、铲地、浇水等活动，都是随便她怎么胡乱折腾，也绝不会受到责怪和限制，传达的都是这一心愿。严格地区分一下就可以看出，文中所写的小女孩在园子里和祖父在一起的活动可能是真实的，基本上出于萧红的记忆，而所表达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种强烈地渴望绝对自由的心愿，则绝不是一个四五岁小女孩的心理和愿望。因为一个四五岁小女孩在她玩耍的时候，是朦朦胧胧、混沌沌沌的，对她自身行为的状态和性质，不可能有这种自觉的清晰的意识，也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愿望。这种心愿只能是成人的意识和愿望，是成年后的萧红的心愿或人生理想，假借对童年生活的回忆来加以表达。《呼兰河传》写在她去世之前独自病卧香港之时，她竟然强撑病体，倾尽心力描绘“祖父的园子”，可见这一童年梦幻在她三十年人生中印象之深影响之大。

即使童年时代的萧红曾经有过这一段绝对自由的生活，但这种生活也是不可再现、不可复制，不应该作为一种人生理想。当年这种状态的实现具有三个条

件，第一这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可以凡事不予计较；第二这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祖父，慈爱而又宽容；第三这是在自家一个后园里，不会造成多大损害，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条件都不可能实现。事实上就在那时候，有一次这个小女孩头顶着盖酱缸用的缸帽子要走进屋里去，就被她父亲一脚踢到一边去了。^⑤

事实上一般人的童年生活也并非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如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反映了迅哥儿在百草园的快乐生活并不持久，就很不情愿地被送进了全城最严厉的书塾；《社戏》中航船夜行、吃豆子诸事固然快乐无比，可差一点就看不成戏；《父亲的病》一文更是充满了鲁迅童年生活的艰辛。

至于文章的语言，论者都认为具有儿童语言的天真和灵气，笔者却认为这种说法未免简单化了。且看下面一段文字：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⑥

这段话看起来是儿童的话语，其实并不尽然。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怎么会觉得太阳特别大，天空特别高？她不会有这么认真的观察和比较。她不会觉得“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四五岁的孩子还没有动植物健康与否的概念；也不会觉得“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而且“似的”。更加不会如前文所引，觉得“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四五岁的孩子不可能有这种想象和预见。可见这些感受都是成年萧红的感受，语言也是成年萧红的语言，这也进一步说明萧红笔下“祖父园子”中的童年生活，更多的是成年萧红的想象，是依托对童年生活的回忆而表达的一种人生梦幻。

萧红的这种童年梦幻以及对这种童年梦幻的执着，也充分反映出她十分任性的性格特点，这在《呼兰河传》的其他描写中也表现得很明显。她的祖母有“洁癖”，蒙窗户的纸总是平整洁白，幼年萧红却专门喜欢用手指去戳那窗户纸，而祖母愈是阻拦她愈是要戳，能一口气将所有窗格全戳破，气得祖母用针戳她的手。她的祖父教她背唐诗，她听了喜欢的才背，不喜欢的就不背。她背诗常常不顾原诗语句，自己觉得怎样顺口就怎样背，怎么纠正也不改：

每当祖父教我一个新诗，一开头我若听了不好听，我就说：

“不学这个。”

祖父于是就换一个。换一个不好，我还是不要。^⑦

文学家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萧红的人生坎坷，确实也与她这种任性而为的性格特点有直接的关系。正如好友李洁吾所言：“她富于理想，耽于幻想，总好像时时沉迷在自己的向往之中，还有些任性。这，大概就是她的弱点吧！”^⑧

二

既然萧红借助童年回忆所表达生活理想只能是一种梦幻，那么如果在现实中将之作为生活理想来追求，就必然要遭到挫折，萧红恰恰就是如此。她在人生中的每一阶段，都用这种梦幻来要求现实，在遭遇挫折后不是认清这种梦幻而清醒，反而是强化了她对“祖父的园子”那个伊甸园般理想生活的无比怀念和追求，至死不渝。这从萧红四段重要的人生经历上可以得到清晰印证。

（1）萧红与汪恩甲

汪恩甲是萧红父亲为萧红自幼定婚的未婚夫。萧红不满婚姻包办，15岁时离家出逃至北京读书，后被父亲抓回呼兰，禁闭在家。汪家与之解除婚约。

其后萧红却又与汪恩甲私自离家同居，其间两人矛盾不断，最终汪恩甲抽身离去，怀孕的萧红被弃旅馆，差一点被旅馆老板卖入妓院抵债。

萧红的第一次情感纠葛折射出她率性而为的性格特点，汪恩甲没有像她祖父那样宠溺萧红，容忍她的任性，两人同居时萧红感受不到那种“童年梦幻”，以致最终恩断义绝。

（2）萧红与萧军

在萧红危难之际，萧军仗义相救，两人真情相爱。萧军毫不嫌弃怀着别人孩子的萧红，与之结为夫妻。并引领萧红开始文学创作，联合发表作品。此后二人又一起辗转来到上海，在鲁迅帮助下进行左翼文学创作。就在这段期间两人感情又生裂隙，争闹不休，最终分手。萧军曾这样说过萧红：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⑨

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⑩

萧红则抱怨萧军大男子主义十足而且用情不专：“可是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作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⑪萧军当然有他的缺点，萧红也可以有怨言。但是，即使在萧军为了两人的生存而疲于奔命之时，萧红也会因为他少了与她温存而抱怨，这在萧红的散文中也有明显表露：

他很忙，早晨起来就跑到南岗去，吃过饭又要给他的小徒弟上国文课。一切完了又要跑出去借钱。晚饭后又是教武术，又是去教中学课本。夜间他睡觉也不醒转来，我感到非常孤独了！……有多么寂寞！^⑫

萧红对萧军给她的帮助和情意视若平常，对他的抱怨则有些近乎苛求。更重要的是，萧军的性格和身份不像萧红的祖父，她在萧军身边仍然感受不到祖父园子里那种“童年梦幻”，不能无忧无虑为所欲为。

（3）萧红与鲁迅

萧红与鲁迅两人既像师生，又情同父女。一时间萧红认乎其真地在鲁迅这儿过起她一直怀念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好友李洁吾曾回忆道：“我说‘鲁迅先生待你们，真像慈父一般哪！’乃莹马上就说：‘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⑬但是现实毕竟不是梦幻，萧红的率性而为影响了鲁迅家庭的正常生活，也引发了许广平的不满和抱怨：

但每天来一两次的不是他，而是萧红女士，因此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留出时间在楼下客厅陪萧红女士长谈。^⑭

正如有论者所言：“许广平是在萧红去世后写这篇文章的，仿佛只是为了纪念，但那份怨责是掩饰不住的。”^⑮

由此可见，虽然萧红觉得鲁迅就像她的祖父，但她已非四五岁小女孩，鲁迅家庭也不是她呼兰家中的园子，所以不能持续她的童年梦幻，而她对此始终没有清醒认识。

（4）萧红与端木蕻良

怀有身孕的萧红与萧军分手后与端木蕻良走到一起，端木毅然与萧红隆重结婚，应说难能可贵。但不久两人又矛盾不断。抗战期间萧红曾要求与好友一起离开武汉赴重庆，当好友问她是否要和端木商量一下时，萧红的回答却是：

“我到哪里去不都是一个人呢？”……“为什么要和T商量呢！”她睁大了眼睛。^⑯

萧红在家庭生活中的任性自我中心可见一斑。居留香港期间萧红身患重病，端木只身离去。萧红在她最后的这段情感经历中发现，端木也并未像祖父一样爱她宠她纵容她，萧红没能与端木一起回到祖父园子的人生梦幻中去。

现实人生中本来不可能如同梦幻一般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可是萧红竟然就

是这样希求，她对于自己获得的种种幸运浑然不觉，而对生活中很平常的缺失却总不能释怀。萧红自悼“半生尽遭白眼冷遇”^{①⑦}，萧红好友、胡风夫人梅志就认为：“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其实在旧社会有谁能如她一样幸运，二十出头，挟着一本《生死场》原稿来到上海，就得到鲁迅先生和许多朋友们的赞扬和爱护。在创作方面，在对她个人的接待方面，我想当时谁也没有给她白眼和冷遇。我似乎没有见到过一篇批评她的文章。”^{①⑧}

从萧红的短暂人生和情感经历中可以看出，她想象中的“祖父的园子”里为所欲为的童年生活，造就了萧红人生理想的梦幻，这一梦幻影响了萧红的现实人生；而现实人生的困顿坎坷，又反过来使得萧红越发向往那个童年梦幻，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强化。31岁的萧红在流落他乡、重病缠身之际，仍然抱病写下《呼兰河传》，强烈向往祖父园子中的童年生活，这就清楚表明，萧红的这一生都迷失在祖父园子的梦幻中。这不能怨她祖父的宠爱和宽容，不能怨她曾经有过的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只能说萧红不该把这种短暂而不可再现、不可复制的童年生活梦幻作为现实的人生理想来追求。加上她的性格又是那么偏执任性，这种认识上的迷误一旦产生就难以改变，至死也不醒悟。

我们说萧红的《祖父的园子》描绘的是她的一个人生梦幻，其实凡文学作品大多表达的都是世人的愿望乃至人生梦幻。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无法实现的愿望和梦想，往往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来宣泄，并非只有萧红与她的“祖父的园子”才是如此。但是，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应该明白，梦幻毕竟是梦幻，现实毕竟是现实，如果把梦幻当做现实，那就贻害无穷。

萧红《呼兰河传》中就潜藏着解读萧红一生悲剧的“达芬奇密码”，给我们深入认识文学和生活之关系提供了一份活生生的资料，自然是弥足珍贵。

注释：

① 萧红《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部分入选3种版本（人教版5年级、教科版6年级、苏教版5年级）小学语文教材；2种版本（苏教版9年级、沪教版初中6年级）初中语文教材。

②④⑤⑥⑦ 萧红：《呼兰河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280、296、280、299页。

③⑩⑪ 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85、103页。

⑧⑬⑭ 晓川、彭放主编《萧红研究七十年》（下卷），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322、288页。

⑨⑪⑬ 王观泉编《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1、13页。

⑩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⑫ 萧红：《他的上唇挂霜了》，《萧红散文选集》，肖凤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⑮ 闫红：《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她》，《文化博览》2007年第8期。

[王澄霞 扬州大学文学院 邮编 225002]